

T1667/6330

五倫書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OCT 31 1990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

夏五子者太康之弟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
德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以誅之曰皇祖有
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
天下愚夫愚婦一怒勝予一人三矢恣望在
明不見是謂予臨此民寧予若朽索之馱六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夏五子者太康之弟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

德。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以諷之曰。皇祖有
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
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關龍逢。桀之臣也。桀為酒池糟丘。龍逢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恐不能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單。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單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

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知自亡乎。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遂赴火而死。

殷箕子。紂之親戚。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玉栝。必思遠方。玼恠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

王子比干。紂之親戚。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剖視其心。武王由是伐紂。

周芮良夫因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

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列國衛史鮪為大夫。事靈公。數諫。靈公請用蘧伯玉。退彌子瑕。不聽。及病。謂其子曰。我即死。置屍北堂。於我足矣。吾既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既死。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父言以對。公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矣。於是乃召伯玉以為卿。退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

魯臧僖伯為大夫。隱公將如棠觀魚。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而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韋。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公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齊晏嬰相景公。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自擊之。嬰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嬰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顏蠋。齊臣也。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蠋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也。景公援戟將斫之。蠋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才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

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

漢樊噲。高帝時封舞陽侯。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毋得入羣臣。十餘日。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烹孫通為太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進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立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

仁孝。陛下必欲廢嫡立庶。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戲乎。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帝曰。長者。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帝復曰。長者。釋之曰。此

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畱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陛下以畱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爭口辯。亡其實。帝曰善。迺止。不拜。畱夫素盜為中郎將。文帝嘗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盜攬轡。帝曰。將軍怯耶。盜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傲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帝乃止。郅都為中郎將。嘗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在廁。

野彘入廁。帝欲自持兵救姬。都伏帝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帝還。彘亦不傷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帝亦賜金百斤。由是重都。東方朔事武帝。有殺上林鹿者。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群臣皆相阿曰。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傍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推鹿觸

之。三當死也。帝默然。遂釋其罪。

司馬相如嘗從武帝至長楊獵。帝方好自擊熊羆馳獸。相如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責育。臣之愚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帝善之。

魏相為丞相時。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

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左右不憂。乃欲報織芥之忿於遠夷。願陛下與列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始拜旬日。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上書諫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

勞倦。願陛下亟返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帝即日還。其秋耐祭宗廟。帝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谷永為大司農。成帝好微行不止。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

尊號。好匹夫之卑業。使供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使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忽有變。將柰社稷何。帝歛容而止。

朱雲成帝時為槐里令。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依違任事。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是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帝意乃解。及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母將隆。哀帝時為執金吾。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乳母王阿舍。將隆奏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

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為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後傅太后終以專恣貶。號。傅氏皆免官爵。歸故郡。

鮑宣事哀帝為諫大夫。見董賢貴倖。上書諫曰。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

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
貢獻。當養一君。今乃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
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
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
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終其性
命。不則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帝嘉
納。宣言。

張皓為司空。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
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

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
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
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
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
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等
罪。

三國。魏。辛毗為侍中。時文帝欲徙士卒家十萬
戶實河南。時蝗旱。民饑。群臣以為不可。而帝
意甚盛。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卒家。其

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徒之非耶。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之議耶。帝怒不荅。起入內。毗隨引其裾。帝遂奮衣而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也。帝遂徙其半。

晉傳玄為諫官。武帝即位。承魏末士風頽敝。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

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而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帝嘉納之。

南宋何尚之。文帝擢為尚書右僕射。時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懼。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

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臣等碌碌。每存順默耳。伏願少采愚誠。思垂省察。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

後魏張白澤。文帝時為雍州刺史。太和初。懷州民依祁三十餘人首作亂。將殺刺史。文明皇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輾裂誅盡。合城無辜。柰何。極辟不誣。

一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迴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普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強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從之。

崔挺為光州刺史。時孝文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

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嘉納之。

唐魏徵貞觀中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時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帝嘗從容問徵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

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集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集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劾其偽。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之。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謂濫罰。此悅而從諫也。

近皇甫德參上書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尚高髻宮中所化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官人無疑乃稱其意臣言人臣上書言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

房玄齡為司空時太宗欲討高麗群臣莫敢諫玄齡上疏曰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

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重人命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榼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即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家事乎時玄齡病篤帝故有此言褚遂良為諫議大夫以太宗欲伐高麗進諫

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畧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榮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勝。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帝征高麗。果不利。劉仁軌。太宗時為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帝欲幸同州校獵。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

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祇供頓事。兼之脩理橋道。縱大簡畧。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旬日。收刈總了。則人盡閒暇。家得康寧。鸞輿徐動。公私交泰。帝降璽書勞之。素利貞。高宗時為太常博士。永隆二年正月。

以太子初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曰。伏以恩旨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殿門入。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輅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微臣忝預禮司。不敢不奏。輕陳狂瞽。願垂省察。帝從之。至會日。羣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賜利貞百段錦。

綵

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裏行。高宗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帝是其言。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韓朝宗。睿宗時為左拾遺。景雲中。令諸惡少

作乞寒胡戲。朝宗上疏諫曰。臣聞之傳曰。昔
辛有過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
其為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
于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
貫。百代可知。竊惟今之乞寒。濫觴胡俗。臣近
聽物議。咸言非古。伏願陛下三思。籌其所以。
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服親觀此戲。且
元良國本。蒼生是賴。輕此馳驟。能無暫蹙。況
匈奴密發。亦何可限。或卒然奔波。掩襲無備。
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
深可畏也。況天象變見。疫癘相仍。戢兵助陰。
是謂無益。帝稱善。

張九齡為中書令。玄宗以武惠妃之譖。將廢
太子瑛。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
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
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
陛下柰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且太子國
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

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袖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為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帝默然。事且寢。

顏真卿事代宗。時宰相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紹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陛下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帝詔可。

陸贄為翰林學士。德宗時有獻瓜果者。帝嘉

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人何勸哉？田夫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

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時，陸贄罷相，會旱，裴延齡奏贄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

諸軍芻糧動搖衆心，於是貶贄為忠州別駕。帝怒猶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無罪。帝大怒，欲斬之。太子為營救，乃解。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有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笑於庭。乃盡數延齡過惡以聞。宋趙普為相，嘗有武臣立功當遷者，太祖素嫌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

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帝悟。乃可其奏。

王旦為宰相。真宗時禁中火災。馳入對曰。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持以歸。翌

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

孫奭知河陽。時永興軍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奭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能所為。惟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頃之。能果敗。

尹洙。仁宗時通判秦州。西夏叛命。洙上言命

今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今朝廷降一命令。民間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數更之弊也。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此恩寵過濫之弊也。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願陛下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帝嘉納之。

傅堯俞。英宗時為右司諫。同知諫院。帝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非是。陛下偶以為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帝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帝曰。欲使臺諫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

但見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也。

司馬光既拜相。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哲宗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閨闈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居簡狡猾。膽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及崇政登對。又言臣與居簡勢不兩留。乞罷除外任。帝曰。今日已。令出外矣。

陳道輔。高宗時擢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

胡銓。高宗時為編脩官。宰臣秦檜決策與金人講和。王倫使金。與金使偕來。銓抗疏以為。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盡污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其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

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耶。王倫誘致北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肉食鄙夫。萬口一辭。牢不可破。臣義不願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其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彭龜年。光宗時除起居舍人。嘗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重華。問壽皇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

楊宏中。補國子生。寧宗時韓侂胄竊弄國柄。

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右相趙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䟽抹爭。俱被斥。宏中與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人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願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淋慝。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侂冑怒。送太平編管。天下彌

為六君子云

元。王磐為宰相。世祖欲伐日本。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為哉。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之。

董士選為御史中丞。成宗用帥臣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遠冒煙瘴。士卒死者十七八。驅民轉粟餉軍。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廷臣無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命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辯不止。侍從皆為之戰慄。帝曰。

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未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士選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旌直言。為罷兵。誅深。阿沙不花。武宗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麩蘖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

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

彈劾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中郎。帝姑館陶公主近幸董偃。入見。帝置酒宣室。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

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驚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乃國家之大賊也。帝默然不應。久之。乃曰。善。賜朔黃金三十斤。

王尊。成帝時為司隸校尉。時石顯等以罪免。歸故郡死。尊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

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鮑永光武時為司隸校尉。帝姊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張陵桓帝朝為尚書。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命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俸贖之。百僚肅然。

晉傅咸武帝時為尚書左丞。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許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駿。咸因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殞。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聞喪。詔未下而便造楊駿。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雖有詔不問。駿甚憚之。

卞壺懷帝時拜尚書令。切直不畏強禦。王道

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道。爵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事雖不行。舉朝震肅。傅玄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隋郎茂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爵位已隆。祿賜優厚。技藝去織。寐爾無聞。求利下

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罪。

唐韋思謙。高宗時為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為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為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吊之。荅曰。吾猶直。觸機輒發。暇恆身乎。丈夫當敢言地。須要

五倫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
王義方。高宗時擢侍御史。會李義府屬大理
丞畢正義枉法出囚婦溥于氏。將納為妾。事
覺。逼正義縊死以滅口。無敢白其姦。義方上
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
成。不得獨是獨非也。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
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况輦轂下姦。臣肆虐乎。
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
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
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人
皆憚之。

狄仁傑為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
肆。仁傑劾奏其惡。武后有詔原之。仁傑曰。朝
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貳。陛下惜有罪。虧成
法。柰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
朝廷肅然。

李勉。肅宗在靈武。擢為監察御史。時武臣崛
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誼縱。勉

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時廣平王侁總兵二十

萬平長安。辭日當關不敢乘。趨出。陛桓乃乘

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肅

宗還其奏。慰荅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

敢失。崇嗣老而驕。卿姑容之。百官肅然。

溫造。穆宗時授侍御史。彈擊無所回畏。夏州

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即劾之。

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

膽落於溫御史矣。

歸融。文宗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

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

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

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

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

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河陰院。以虞水

旱。

宋唐介。仁宗時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驟除宣徽

五倫書卷三十二
三十三
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竒錦緣內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

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介由是直聲動天下。鞠詠。仁宗時為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

五倫書卷三十三
朝圖入相。詠奏惟演。險。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帝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之。乃亟去。

趙抃。仁宗朝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

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

司馬光。知諫院。英宗立。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爭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於是罪守忠為節度副使。安置蘄州。天下快之。

張戩。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

王倫書卷三十一
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

劉摯神宗朝為監察御史裏行。即奏論亳州獄起。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帝面賜褒賞。

王岩叟為監察御史。哲宗即位。蔡確為裕陵

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若叟奏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典。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狐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帝是其言。二人相繼退黜。蘇轍。括宗元祐初為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

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轍之論事切直多類此。

劉安世。括宗朝擢為右正言。時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安世復言。蔡確。章惇與黃履。邢恕四人在元豐末。蹠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必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實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

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
為己力。伏望明詔執政，正四凶之罪，布告天
下。蔡確近已貶竄，而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
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李安民為監察御史，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辯
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
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權貴，外連朝士，在廷
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何不早覺悟而逐去之，
待其羽翼成就，則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

萌，人多未測，而安民之言前後皆驗。

陳俊卿高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言人主以兼
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
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綱
紀正而彌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
秦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
總戎京口，恣肆掊剋，且拒命不分戍。於是二
人遂抵罪。

馬伸高宗時擢殿中侍御史，初奏孫覲謝克

家趣操不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
七人結為死黨。乃負國之賊。宜加遠竄。又言
黃潛善汪伯彥入相以來。慶事。亦嘗愜當物
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盛。國本日蹙。威權
日削。宜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國
大事。疏入。以伸言不實。責濮州監酒稅。天下
惜之。

杜莘老為侍御史。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
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
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
悉擊去之。內侍劉炎筦禁中市易。大為姦利。
莘老疏聞。即斥監嘉州稅。淮南運副王柎居
官簠簋不飾。莘老劾罷之。幸鑿王繼先怙寵
干法。富浮公室。屋擬禁庭。未有敢搖之者。莘
老疏數其十罪。羈置繼先福州。子孫勒停。天
下稱快。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

